

醒世长篇系列
XINGSHICHANGPIANXILIE



弯月亮， 圆月亮

温恕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弯月亮， 圆月亮

温恕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弯月亮,圆月亮/温恕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1

ISBN 7-5306-3150-0

I. 弯… II. 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480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mm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96 千字

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定价:14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下岗女工以切身感受,描述下岗女工的生活经历和心理路程——

情感和家庭的裂变,亲情和友情的交错,人性和兽性的相持,生存与死亡的选择……

大梦初醒,对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重新思考;痛彻深悟,迎接来自传统、来自世俗、来自自我的多种挑战……

生活如同夜空的月亮,时隐时现,时有时无,时圆……

第一章

1 她们娘俩又打起来了

公元一九九七年的夏天，老天爷在工人村的上空肆意宣泄，下了三天的暴雨。雨稍停，不能及时渗入地下水道的积水，映照着的一座座老楼，就像一块块带有图案的绸缎，在轻风抚掠中飘动着……

吃过午饭的时辰，院子里有一些孩子正在过膝的水里戏耍着，还有一些男人和女人也站在那里，他们观赏着这场大雨给他们带来的奇特风景，谈论着他们眼下最关心的事情。

“哎，看电视没？三纺厂把机器给砸了……”有人刚刚起了这样的话头，大家就收不住了。

“看了，你说……那电视咋不演那群老工人不让砸的镜头呢……”

“那能演吗，都是老古董，认识不上来，还能演落后的人啊，这叫改革！”

几个人正说得来劲，突然从一楼那扇窗户中传来骂声。

“她们娘儿俩又打起来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，一打虹莉回来住，她们娘儿俩就没消停过。”

几个人说着，还时不时地翘着脚，伸着脖子往里看着。

“你们看——”不知是谁用手指着那厨房墙根底下这样叫了一声。墙根底下有个拳头大的小洞，此时正向外溢着生活的污水，伴随那咕咚咕咚的声音，她们娘儿俩的污言秽语又竞相冒了出来。有人说，“别听她们娘儿俩的，咱还讲咱的，刚才说到哪儿了……哎，对了，你们知道吧，三纺厂又卖给王森了，你说……他怎么那么有钱呢？”

他们提到的王森是原三纺厂厂长，现任该厂董事长。工人村的工人们对在一夜之间，由原来的国营企业职工变成私有单位的雇员不理解也不接受。他们说三道四，抱怨甚至愤恨。

“那人家可买下来了呢，听说还给他什么优惠政策哪……”

几个人正说得来劲，那扇窗子又传出了叫骂声。居委会主任张大娘指着那扇窗子说：“这娘儿俩，还没完了！”站在张大娘身边的一个小媳妇和虹莉是一个单位的，她也是在半年前被当了三纺厂董事长的王森减员下岗的。她对张大娘说：“工人村下岗的也不止她们娘儿俩，怎么就像活不下去了似的？”一个光着膀子抱着双臂的男人凑过来，他压低声音，神经兮兮地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两个寡妇夺天下呢——你没听她们对面屋的小两口子出来说，老虹头死了，儿子又出了国，张桂兰生怕虹莉回来占她的房子哪。”

张大娘仰头去看那大块大块脱落的墙皮，说：“这房子有啥可占的，都快塌了。”小媳妇撇撇嘴说，“那也比没地方住好啊，虹莉不是离婚了吗！”光膀子的男人往楼上指指说：“加了两层也不够住，咋这么多的人呢？”小媳妇说：“挤到这地方住的人不是窝囊废，也是没能耐的，没听说现在都管我们工人村叫什么？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叫度假村哪!”小媳妇接着说,“也不知哪个王八蛋跟着起哄,那天我有急事,打‘的’回来,那司机就说,‘就不愿意往工人村跑,那地方的人坐车不给钱。’我当时都想骂他了,怎么?我们工人村不就是下岗的人多了点吗,也不是土匪窝,干嘛那样糟蹋我们。”“骂了吗?”光着膀子的男人说,“没骂就对了,那天我也遇见这种事,我就对他说,‘哎,哥们儿,光看着工人村下岗的人多了?你打“的”过来吃酒店,我保证连车费算在一起,都比你们那儿便宜……’”光膀子的男人话还没说完,那扇窗子里又传来砸东西的声音。有人担心,打得这么厉害,别出了人命。

“是呀,她们娘儿俩现在都到了最‘渴’的时候了。”

工人村的人管没钱花了就叫“渴”了。他们也知道,张桂兰和虹莉这几个月里几乎没了经济来源。

伸直了脖子的小媳妇又把头转回来说:“虹莉还骂人,还什么生产能手,这下子可漏馅了。”看没人搭她的话她又说:“怎么看好这个地方了,我要是有一点的能耐,都不在这儿住。”听到这话,几个人倒是有些同情她。因为小媳妇从结婚到现在,一直都住在婆婆家的一间小仓库里。

“住在小仓库里,就是没耽误生孩子!”小媳妇愤愤地说。有人打趣小媳妇:“你还不知足啊,还有个小仓库住,你去劳动公园看看,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那里搞‘活动’,为啥?就是因为没地方住!”

“去你个屁,瞎说啥。”

“哈……”

工人村的楼房,大都是五十年代苏联人帮助设计建筑的。高高的房架,厚厚的墙壁,还有室内那红红的地板,在市内的几大区,还真是显赫一时。当年,每户人家的那间不足两平方米的

小仓库，都是装杂物的。可是，四十年以来，工人村产业工人的后代已经繁衍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了，所以，有的家庭，由于房子紧张，只好把小仓库收拾收拾，也住上了人。

“行了，有个小仓库住就行了，老王太太要是有个小仓库住，她也不会嫁人。”居委会主任张大娘说。小媳妇接过话茬儿说：“嫁人有什么不好，要是还有人愿意娶我，我也不在这儿住了。”光膀子男人嘻嘻地笑着说：“不怕犯法就嫁我吧，我家房子虽然不大，晚上睡觉身边放两个媳妇还是宽绰绰的。”小媳妇照着他的身上就是一拳：“嫁你？连个工作都没有。”光膀子男人挺胸抬头地说：“没饭吃？你看我家几口人，哪个不胖！”说着，他还拍拍自己的肚皮。小媳妇又插话过来：“胖？全是化肥催的吧？”

“哈……”

连张大娘都笑了。

不远处还有几个男女，正伸着脖子听着那娘俩再次出现的叫骂声。他们看这边说得热闹，以为能听到一点什么新鲜事儿，都先后踮着脚，绕过有水的地方，凑了过来。有人问，是不是虹莉要把张桂兰撵走啊。也有人说不能吧，怎么说也算是她妈呀。

“哎呀，一个继母，再说，虹莉的继母年轻时对虹莉一点也不好。”

“继母？张桂兰可一直说她就是虹莉的亲妈啊。”

“到底是亲妈后妈呀？”

“谁知道……”

几个人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突然，随着一声尖叫，从那扇窗子里扔出一个暖壶，正好落在积水中。

大人们一起呵斥着几个跑过来的小孩子，让他们躲得远点，怕再扔出来什么东西砸着他们。居委会主任张大娘挽好裤腿儿

迈到水里，她把暖壶从水里拿起来说，“这娘儿俩，生气了就扔东西，要是再买一个回来，可就费点儿劲了。”

窗内突然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大家的心里没了底，不知要发生什么事。几个小孩子也随着大人们紧张的手势，伸着舌头，做着鬼脸，悄悄地离开了。有人害怕了，建议进屋看看；也有人说，别多管闲事；还有人说，虹莉现在变了，别惹她了。

有人把目光收回来说，离了婚也不该回来占房子，老虹头死了，房子就得给张桂兰，别说是女儿了，就算是她儿子虹洋来要房子，打官司都打不赢。光膀子男人说：“那也两说着，虹莉现在没了工作，你不让她回来，她上哪去住呀。”有人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不怀好意地说：“上哪去？找那个刘老师呀！听说，那个人现在住的是楼中楼呢！”

“哎呀，真是啊……”

“嘿……”

“哈……”

这一次的笑，几个人都有点淫邪，连张大娘的表情，都变得让人无法严肃地想问题。不过，还是张大娘率先一本正经起来。她说：“你们也是，就是忘不了人家那点事儿。”她用手指点着说风凉话的人说：“听说那个刘老师还和他老婆过着呢！”那人说：“那有什么过不过的，想找女人还不容易吗，手里有大把的钱，他要找到谁，谁还不像抱了佛脚一样。”

“就是，那个刘老师可是今非昔比了，我看见过他，可神气了。”

“有什么神气的，还不是那个……什么罪来着？”有人不服气，努力地想着刘老师当年犯的是什么罪。光膀子的男人抢着说：“那叫……”说着，他还朝小媳妇的胸前假意地摸两下，被小

媳妇一巴掌把他的手打过去。说，“那叫‘猥亵’罪，一点文化都没有。”小媳妇话音刚落，窗子里又暴发出叫骂声，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里。几分钟后，又平静下来。有人戏称：战争又告一段落。

“张大娘……”有人想起来什么，说，“您这个居委会主任是不是管管她们？天天吵啊打啊的，多烦人！”张大娘叹息着说：“这几天我也想过了，还是应该先管管她们怎么过日子吧，娘儿俩也怪可怜的。”张大娘这样一说，光膀子男人马上说：“是啊，特别是虹莉，听说那天厂子组织砸机器的时候，第一锤下去，虹莉都昏过去了……”小媳妇立刻想起了那天的场面，她咂着舌头说：“可不是，那天可惨了，全厂的职工都哭成了泪人。”小媳妇有些哽咽，她又说，“那不是和砸自己的饭碗一样！”她的话，使在场的几个人感到沉重。张大娘看看几个人的表情，想调解气氛，她笑着问：“砸机器的时候工人们都哭了？电视怎么没演呢？”光膀子男人说：“那能演吗，人家说了，砸了机器是因为那个……什么来着，哦，对了‘设备陈旧’。还有什么来着，对，叫项目更新！”

“就是，哭啥呀，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……”

“不对，电视都说了，砸机器是改革形势下……必然……说咱这儿本来就是重工业基地，轻纺业更是走到头了……不对，走到死胡同了。”

张大娘叹口气说：“国家的事咱们管不着，咱还是管管这个小家的事吧。”说着，她还朝那扇窗子努努嘴说，“居委会应该报一个‘特困’，让政府照顾一下……”张大娘正要往下说，和女儿虹莉吵架的张桂兰拿着一个板凳骂骂咧咧地走出来了。张大娘即刻拉住她，劝她别这样骂人，有话好说。

“我说他妈了×，有能耐别吃我买来的米……气死我了！”张

桂兰见门口有那么多看热闹的人，骂得更起劲了，她转身跳着脚冲着自家屋子骂道：“你下岗了怪我啊，算你没能耐，你没钱还不得来吃我的吗？可倒是好……”张桂兰又转过身对围观的人们说，“她现在是吃孙喝孙不谢孙——我整个一个三孙子还不如！”张桂兰指着鼻子，咧着嘴，惹得大伙一起笑了起来。“笑啥呀，本来是吗……”张大娘板着脸说，“没完了？你这个老的也没个老的样儿，叫人笑话。”说着，她冲着围过来的人们说，“别围在这儿了，该干啥就干啥去，快……”张大娘还向光膀子男人使个眼色，让他帮着她把围观的人们打发走。光膀子男人立即对周围的人说：“真是的，别看了，谁家没有难唱的曲，快离开这儿，快……”

2 虹莉想自杀

虹莉像漂荡在海上的一叶小舟，她被突然降至的风暴冲撞得欲倾欲没——虹莉首先失去了工作，而后，又失去了家庭；在惊恐与无奈中，她回到了娘家。但是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她和张桂兰的关系越来越恶化，她认为，张桂兰这是往死里挤兑她。

“我还能活下去吗……”虹莉觉得自己正在无情的风浪里下沉着。仅仅半年的时间里，“下岗”和“离异”像两把利剑，戳穿了她的心和肺。她圆润的身材仿佛因此而流失了太多的精华，只剩下一把筋骨正承载着消瘦的灵魂向她生命的暗处滑去。“我没工作了，我离婚了！”回到了娘家后，虹莉经常这样在心里叫着。然而，她的母亲张桂兰并不因此而同情她，母女俩经常吵架，像两只斗架的公鸡，夺一胜负时，连脖子上那看不见的汗毛都会让人感到它耸然挺立。

张桂兰被张大娘拉到居委会还没回来，虹莉渐渐地冷静下

来。她身上的宽松的白色纱裙，还有她披在肩上的长发，一起随着从窗外吹进的微风，轻轻地飘动着。看她的身材和发型，谁也不会相信，虹莉竟然是三十七岁的年龄。

虹莉走到了自家的窗子前。两米以外，一个小铁皮房子挡住了视线——她们家的房后是一排占道经营的铁皮房子。虹莉仰起头，去看两座楼之间露出的那片天空。她的眼睛启合的速度和她的脾气暴发的程度正好相反：只要一句话不顺耳，她可能会跳起来和你吵闹；可是在她想什么时，她的眼睛总是慢慢地睁开和慢慢地闭上。虹莉重复了她的后一个动作后，猛转身体。

“我恨死你们了！”虹莉大叫一声。然后，她的眼睛又慢慢地眯在了一起——她把目光落在挂在墙上的那幅工笔画上，对着它说，“妈——你那时为什么就扔下了我……她现在也不管我……”虹莉冲着那幅画说，“她总说我是她的女儿，可是，她也不能容我……”

“我恨你们，我要死给你们看！”虹莉疯子一样连续地喊着。她下定决心的一刹那，表情令人不寒而栗。然而，就在她的悲伤仿佛就要穿透墙壁，绝望的神情弥漫整个空间时，她竟然冷笑一声。昨天，虹莉同她依恋着的那个男人见了面，她终于当着他的面说了一句，“刘老师，请你原谅我。”虽然，刘老师并没有说原谅或不原谅。

“谁都不要我了……”虹莉这样想。虹莉认为，没什么人可以使她放弃她刚刚做出的决定了，包括离婚后一直跟着爸爸生活的女儿李小虹，尽管她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她。“干嘛还活着？”虹莉拿起自己的小挎包就往外走，走到了门口，她又突然停住了脚步。她终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眼泪慢慢地从虹莉的眼角中流出。这份悲伤，她说不清是

因为舍不得别人还是舍不得自己。她似乎还死死地恋着什么。生命？爱情？还是其它什么？虹莉一时弄不明白，她的身体前倾而脚步却停止在原地不动。终于，虹莉急转身子，一头扑在床上。

虹莉的手无意间碰到了那本时常翻阅的译文集，她的眼前浮现一个画面：静静的小河床上，一条心静如水的美人鱼，就那样地漂浮在欢畅的溪水里。躺在上面的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感情纯真的女人，她的衣服四处散开，像一朵白色的荷花。身着白色裙子的她，唱着歌，随着溪水流动的方向漂着……

虹莉把嘴紧紧地贴在床单上，好像故意要使自己窒息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翻身仰面朝天，长长地换了一口气。

“我就这样死了？”虹莉问自己。

屋子里那老式的挂钟嗒嗒地走着。虹莉下意识地把两只胳膊抱在了一起，不经意，她碰到了自己的乳房。虹莉睁大了眼睛，“不，我不老……”虹莉想，她还没有补偿她一直仰慕的刘老师，一个因为她而入狱九年的男人！慢慢地，一个不再年轻的她，产生了幻觉——刘老师把她拉起来。

“我过不去这个关了……”虹莉把幻象当成了现实，她对刘老师哭诉道：“怎么会一锤子下去，砸烂了那么一大堆的设备，那都是我爸爸活着时干了一辈子的机器啊；怎么我一个生产能手，一下子成了下岗女工？怎么好好的一个国营工厂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他一个人的了？”

刘老师把她揽在怀里，那只大手抚摸着她的后背说：“这不是我们要管的事，我们的事是怎样在这块土地上，建立起自己……”“不，我受不了，我立不起来，我真想一死了之，刘老师……”刘老师不说话了。当他隔着薄薄的衣服，无意碰到虹莉

乳罩后面的小铁钩时，他的手就停了下来。他把手伸进了虹莉的衣服里解开了那个小铁钩……

刘老师抱起虹莉，把她放到了她的床上。虹莉的胸罩，还有她裤头的颜色都是他最喜欢的。“橘黄色……”刘老师激动起来，他让虹莉回应他的感情，他让虹莉带着橘黄色的梦一直走下去，不管世间有多难。

“活着就好……”

“不好……”

“我会让你感到……活着就好……听着：青春是你/是你橘黄色的衣衫……”虹莉记得。这是刘老师在二十年前写的一首诗。

“青春是我/是我的秘密被人掀起一角……”虹莉惊呆了，她怀疑刚才的诗不是她说出来的，刘老师说，是谁说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在这个时候说出来了。”

“我老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老了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……”

两个人都不认为自己老了，甚至连不再年轻的事实都不愿意承认，他们要从悲伤的低谷中到达无上快乐的高峰里，他们想把自己剩下的年华一起挥霍掉。

“我恨你……”

“我也恨你……”

两个人的身体，随着这“恨”的声音，像一把刀子，一下子都准确无误地刺到对方的要害处。

“我爱你……”

“我也爱你……”

两个人的目光，又随着“爱”的缠绵，像滴滴细雨，滋润着他们干渴的精神与肉体。就这样，他们在震颤的时空中，交织着爱和恨。刘老师绿色勃发，虹莉音乐齐奏，两个人就像两颗种子，他们复仇般地要生根、发芽和结果！

他们一起在这天塌地陷也难以泯灭的生命之底蕴中，演唱着青春之歌。这此伏彼起的歌声，游历他们的身体时，震荡着他们的心灵——刘老师和虹莉在冲向快乐的顶峰之时，共同大声疾呼着——他们需要爱情就像需要阳光和空气！

“咚……”张桂兰在敲门。

张桂兰在居委会主任张大娘的劝说下，情绪稳定了一些，从居委会出来后，想去菜市场，她说晚上买菜便宜，还说她和虹莉还没吃晚饭呢。张大娘笑着说：“怎么说是娘儿俩，快去吧，买点菜回来娘儿俩做着吃。”

张桂兰在路上还想着做一个虹莉爱吃的什么菜，可是一到门口，她又狠狠地敲着门，她想让虹莉继续领略她的威严。

虹莉打了一个激灵。她翻身站在地上醒了一会儿，才走过去把两家共用的一个大门打开。就像张桂兰根本就没看虹莉一眼一样，虹莉也没看张桂兰一眼又马上折回床上。她似乎还贪恋着刚才的梦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好半天，虹莉才摇摇头，要甩掉什么似的自言自语着，“刚才……那是梦吗？”

“在那里发什么呆，要是躺着能挣点钱回来，也算你有点用处！”张桂兰忙着给虹莉做饭，可嘴上又在恶言恶语。虹莉“腾”地站起身来，冲向正在厨房的张桂兰大声吼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张桂兰正在冲洗她买来的青菜，她那只粗壮的手正以最快的速度，挥舞在象征着她经济能力的绿颜色上。

“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我就……”虹莉没把话说完，因为她发现她的话刚出口，张桂兰便很奇怪地看着她。虹莉咽了一下唾液，她知道即使张桂兰再说一遍，她也不能把张桂兰怎么样。张桂兰见虹莉停止了要说的话，她“哼”一声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走开，想吃饭就别惹我！”虹莉顿时没了底气。因为她几个月不开工资，一直靠着这个她从来不叫一声妈妈的老女人生活。“是呀，她还可以买菜回来。”虹莉心里这样想着，她又用那种羞愧、求救般的眼神一直盯着张桂兰，可是张桂兰却没再看虹莉一眼。虹莉绝望了，“到底不是自己的亲妈。”她再一次找到了张桂兰容不下她的根源。她拎起小挎包往外走去，刚到门口，又转过身子冲着张桂兰说：“你为什么说你是我的亲妈！”

虹莉恨不能一下子飞到什么地方。如果说“下岗”和她的婚变给她的打击，使她的心开始碎着，那么，在她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刘老师时，刘老师对她的那种态度，让她碎着的心几乎成了一捧烂泥，她无望和绝望了。无望和绝望中，张桂兰，这个一直得不到女儿叫她一声妈妈的母亲，对陷入生活窘境的虹莉，忽而冷嘲热讽，忽而肆意打骂。

“我这种人怎么还活着！”虹莉不停地问自己：“我怎么会拖累别人？”她又想起她下岗后，因没了经济来源，丈夫对她的轻视和欺凌；想起由于她拿不出钱来支付女儿的学杂费她女儿对她的抱怨。

“你们都逼我死！”虹莉的声音在工人村的上空回荡着，连喊了几声后，她的眼泪“簌簌”地流了下来。“哼！”虹莉忽然心头一亮。她觉得，只要认识明确了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想开了，活到三十七岁和活到八十七岁是一回事。想到这儿，虹莉招手打了一辆“的”。告诉司机她要去的的地方后，把头靠在了座椅背上。

虹莉突然叫停车——她又改变了主意，她对司机说她要去那家咖啡厅。下车后，司机拉住了虹莉管她要钱。虹莉低下头，说：“我没钱……”那位司机气得眼睛红了起来，他叫着：“我怎么这么倒霉……去你妈的吧！”说着，他狠狠地把虹莉踹倒在地。

虹莉许久才慢慢地爬起来，她的脸上有了一个血印，可是，就像谁给她增加了信心一样，她竟坚定不移地朝着那家咖啡厅走去。

这是她和刘老师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昨天，她再次鼓起勇气，亲自去刘老师的住宅楼下等到了刘老师，并哀求刘老师无论如何也要听她说点什么。面对虹莉，刘老师双肩一耸说：“真的没必要再追究那件不堪回首的往事了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追究，我只想……”刘老师不让虹莉说下去，他说：“好吧，那……我们和往事干杯！”刘老师选了这家咖啡厅。

现在坐在这里，虹莉清醒许多。她知道自己没有钱，连一杯咖啡都没有；她只想在“上路”前在这里——她和刘老师昨天坐过的地方，再好好地坐一会儿。虹莉就这样一直坐着，直到傍晚，走过来一位服务生问虹莉想不想要点什么。虹莉站了起来，她歉意的样子又使那位服务生直向她道歉，说他没别的意思，虹莉可以在这里坐到他们下班，只要她愿意。虹莉轻轻地摇摇头，她站起身来向外面走去。走在街头，虹莉的心思还是没有离开那间咖啡厅。

“后来我听说你和李群结婚了？”刘老师昨天这样问过虹莉。刘老师只知道他的另一名学生李群成了虹莉的丈夫，还不知道李群现在的女人已经不是虹莉了。刘老师问虹莉：“李群一定很爱你吧？”虹莉默然地看着刘老师，她不愿意在刘老师面前提李群，而刘老师却好像不提李群也找不出什么话来。他又说：“那